

铁面也动容

——我演《天道正义》中的包公

邵晓霞

(诸暨市文化艺术中心

311800)

摘要:诸暨市文化艺术中心的《天道正义》是根据京剧《铡美案》改编的一部越剧作品,我在其中出演包公一角。我从行当和性格出发,展现了包公的铁面无私,并于此之外表露了包公身上所带有的那一丝情义,使其人物形象更为丰满。

关键词:包公;天道正义;花脸;越剧;铡美案

《天道正义》是根据京剧《铡美案》改编的一部越剧作品。全剧讲述了陈世美高中状元之后,抛弃了糟糠之妻秦香莲,停妻再娶,入选皇家东床而做了当朝驸马。他为了保住高位,防止走漏消息,竟派遣家将韩琪追杀自己的妻儿。最后,秦香莲扑水告状,拦下了放粮归来的包公。包大人惩凶杜恶,秉公执法,铁面无私铡了陈驸马,天道正义得以弘扬。包公在剧中的戏份并不多,是到后半场才出场的,然而包公对于全剧的剧情走向和思想内涵的拓展却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铁面之下留一线

毋庸置疑,包公是归属于花脸行当的,花脸最为明显的行当特征便是性格突出。而包公身上最为明显的性格特征则是有原则,讲法度,铁面无私。从行当出发,从性格特征出发,来塑造包公这一人物形象自是必经之途。也唯有贴近行当,切实理解本行当的表演程式在对于人物塑造过程中发挥的重要性,用行当特征来为表演程式定位,才能塑造出戏味十足的角色。演包公不只是脸上抹上黑色的油彩就行了,而是要以特定的功架做派来展现包公的人物个性,你往台上一站,那威严,那体态,那身段,使观众一目了然,你就是包公,而包公就该是这个样子的。正如越剧电影《追鱼》中,徐慧琴老师和钱妙花老师都扮上了包公,装扮别无二致,而观众通过其表演仍可清晰地辨认出哪一个真是包公,哪一个假包公,原因正在于此。徐慧琴老师扮演的真包公在抬手、迈步、蹙蹙之间尽显威严;而钱妙花老师扮演的假包公则是不露威严而见其古怪与憨态,实则是在花脸的表演中糅合了一些丑行的表演特征。而我在出演《天道正义》中的包公这一角色时,我除了向团里的前辈张诚殷老师虚心求教外,也仔细揣摩了《追鱼》电影中的徐慧琴老师所塑造的包公形象的功架做派,学习其瞪目、扶带、甩袖之动作情态,务求通过花脸这一行当特定的表演手段,通过确切而合理的表演程式和功架做派来表现出包公的威严,演出包公的铁面特质,使人物感更加突出。

然而,我并没有局限于舞台上历来的包公形象所固有的性格特征,而是在汲取前人表演养分的同时努力贴近该剧的剧情本身,挖掘出一些新的内涵。通过仔细揣摩,我发现在《天道正义》一剧中,包公除了铁面无私的性格特征外,他身上所显露出来的那一丝情义也是不可忽视的,他既有对同朝为官的驸马陈世美所表露出来的情义,也有对弱者秦香莲母子的怜悯与情义。这种情义在铁面的映照下,更显魅力。包公在接手案子后,并没有立刻升堂办理,而是采取一种较为温和的劝导形式,请来驸马陈世美,以闲谈的方式导他向善,劝他悬崖勒马。这正是包公在铁面之下所显露出来的温情,就如同《情探》一戏中敫桂英在“活捉”前对王魁的试探,这是对其仍抱有幻想的一种表现,也是其仁心仁念的体现。然而包公的仁善更大程度应是建立在对弱小者的怜悯之上的,他是不愿意看到秦香莲这一弱女子从此彻底失去生活的依靠,也不愿意看到年幼的英哥、冬妹就此失去父亲这一依怙,所以想要通过劝导这一温和的方式来保全这一个家庭的完整性,甚至愿意拼上自己的一切来换取他们的阖家团圆。尽管陈

世美并没有接受这种好意,甚至还怀疑其意图是在于诱供,然而并不影响包公其真诚的流露。我所扮演的包公在劝导的过程中,身体一直是微微倾向陈世美一侧的,这微小的侧身幅度展现的是包公对陈世美的真诚与包容。与此同时,我也尝试着用坚毅的眼神、落落大方的肢体动作来表现包公的这一颗真诚而饱含善意的拳拳之心,从而与陈世美局促不安的小人之心形成鲜明对比,使这一幕的戏剧性更为突出。

不在神坛在人间

另外,值得一说的是《天道正义》一剧中的包公并没有像许多包公戏中那样如高高在上的神明一般不食人间烟火,油盐不进,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很真实的人物形象。他的情绪也会受人影响,他的惩恶之心也会因环境因素的挤压而动摇,让人感觉到他不是神,而与普通人一样的实实在在的世间人。正如上文所言,他身上所蕴藉的情义,尤其是对弱小者的怜悯与护佑之心左右着他的行为。当国太以英哥、冬妹的性命相要挟时,他倒也不是屈服于皇家之淫威,只是出于对秦香莲母子人身安全的考虑,决意放弃对陈世美罪责的追究,而是以三百两俸银作为安置费,劝导秦香莲携子还乡,安稳度日。这一行为是包公惩恶之心的一次摇摆,也是他悲悯之心的又一次投映。然而当包公将三百两俸银递交给秦香莲时,他的内心也是矛盾的,无奈而不安的,因为他一直所秉持的公平正义在这一桩案件上竟无力标举,他所追求的天道正义在这一桩案件里竟幻化成泡影。其内心的悲苦可想而知,正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外,这种悲苦的心境也应该投射到外在表现形式上来。于是我通过颌首、垂目等情态来表现包公当时满怀愧疚和无可奈何的复杂心理。譬如,在规劝秦香莲回乡好生教养子女,莫教孩子长大后学父求官时,他的眼睛收起了往日圆睁的威严,眼睑始终下垂,以表现当时内心的无奈与痛苦。

而包公惩恶之心的这一摇摆,对秦香莲形象的进一步塑造,对包公本身形象的塑造,以及对全剧思想内涵的拓展,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可以说,包公不再是铁浇铜铸的机器人,而秦香莲也不再是任人践踏的弱者。正如主题曲中所唱的那样:“青青荒原草,风雨里生长,冰雪中挺腰,扎根大地心不死,千磨万踩永不凋。”秦香莲以其不屈不挠、自强不息之心,誓要与仗势欺人的皇亲贵胄拼个鱼死网破。正是秦香莲的坚持,给了包公誓要扫除邪恶,维护天道正义的决心与信念,也正是秦香莲接银后的一字字伤心语,一句句冷嘲热讽,触动了包公那看似无坚不摧的内心防线。包公由此而坚定了伸张天道正义的决心,不再摇摆,不再妥协,由此可见该剧中的包公亦是一个有应激反应的正常人。因此,秦香莲在接银后的那一大段唱,绝不是秦香莲她一个人的独角戏,这里也应是包公内心戏相当丰富的一个重要拐点。所以,对于秦香莲的每一句唱,包公也应作出相应的反应。当秦香莲唱到“百姓有冤莫告官,官官相护抱成团,你看他欺君罔上 停妻再娶 杀妻灭嗣 杀人灭口 铁证如山亦坦然,铁面无私 铁面无私 纵然包拯也做不到”时,包公闻言而心痛不已,正如后面包公唱词所言“秦香莲一席话火焚刀扎”,我以身子的震颤与背身侧脸来表现包公当时内心的极度羞愤,是处虽然并无唱白,然而包公身上的戏仍应做足。而当秦香莲最后唱至“取下这‘明镜高悬’堂上匾,免在世上臭名传”时,包公已然义愤填膺,难以遏制,我便以一个抛袖,一个冲步,加以抖翅,表现当时所受触动之大。这时,怒目圆睁,威严之势重又回归,抬手间呼衙唤差,由此而将剧情推向“铡美”之高潮。